

微时代的符号泄愤与娱乐：自发的雾霾文学

王小英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雾霾微文学是雾霾天气碰上网络微时代后, 人们的自发创作。大部分中国人都身陷其中的雾霾天气现实, 构成了雾霾微文学反讽修辞的共同大语境, 也造成了其“口是心非”的普遍表意方式。由正仿和戏仿构成的仿拟是雾霾微文学的主要创作方式, 两种方式都不够严肃, 其中戏仿所占比重更大, 戏仿所具有的颠覆意义也更为强烈。雾霾微文学具有强烈的符号娱乐功能, 这种功能一方面使其缺乏思想深度和担当, 另一方面也是对雾霾天气引发的精神雾霾的“微”消散。

关键词: 雾霾; 微文学; 符号学; 微时代

中图分类号: I206.7

当人们普遍选择用移动终端来进入网络, 网络陪同移动媒介随时挪动时, 就意味着微时代已经来临。微时代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它意味着网络已深度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文学而言, 它直接导向微文学的兴起, “手机携带方便, 但屏幕有限, 况且使用手机娱乐的时间也总是碎片化的时间。碎片化的时间不太适合集中阅读, 所以微文学就为这种短时间使用、小屏幕阅读的情形提供了适宜阅读的样态。”^[1] 尽管目前微文学尚未成为大众的关注焦点, 甚至很多时候仅仅被视为“段子”, 然而, 从日常生活的未来趋向来看, 就手机和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高度介入而言, 它却是更富活力的文学新形态。

雾霾, 作为当今严重妨碍人们正常生活和健康, 却又短时间内无法得到彻底治理的天气现象, 不断引发人们的身体反应和情绪波动, 在微时代理所当然地成为微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 充分显示了文学的“兴观群怨”功能。雾霾微文学可以说是微时代的人们面对雾霾天气时的一种自发选择, 它是一种平民化的文学样态, 短小、亲切、从容且个性化, 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新意百出, 成为当下中国微文学中的一道奇特风景, 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学实践拓展既有的文学范围。

一、雾霾微文学的反讽修辞

雾霾微文学形式多样, 或散文或韵文, 或诗歌或小说, 或警句或格言, 它们不一定都有题目, 但都具有一种基础性的符号修辞方式, 即反讽。如果说比喻或象征是在相异的符号对象之中强调其“同”的一面的话, 反讽则是“口是心非”, “其他修辞格‘立其诚’以疏导传达, 使传达变得简易, 反讽以非诚意求取超越传达的效果, 使传达过程变得困难。”^{[2]209} 对造成雾霾天气现实的强烈不满构成了雾霾微文学的情感基础, 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文学表达将这种情绪以审美的形式展现, 但审美并没有朝着遮蔽这种固有情绪的方向发展, 反而增加其力度, 修饰其样式, 让创作者和接受者在表达的快感和形式的趣味中缓解原本的烦躁愤懑。而在诸种修辞格中, 最有力量的表达方式即反讽, 于是反讽也成为雾霾微文学普遍的符号修辞构筑方式。

反讽有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两种命题形式, 前者是将积极意义用消极命题表达, 后者是将消极意义用积极命题表达。雾霾微文学偏爱采用积极命题来呈现消极意义, 例如:

1. 相比于京霾的厚重、冀霾的激烈, 我更喜欢蓉霾的醇厚、真实和独一无二的家乡味道。回锅肉的油分子与熏烤腊肉香肠的缭绕青烟, 充分混合, 再配以尾气的催化, 以及大街小巷弥漫着的火锅牛油味, 使得它经久而爽口, 干冽绵长, 欲罢不能。雾为帝都厚, 霾是成都醇。

2. 京城的菜市口, 跪着一溜即将被处决的犯人。“午时三刻已到, 行刑!” 话音刚落,

蒙面的刽子手上前，扯下了犯人的口罩……

例1的抒情式散文，用“舌尖体”比较了北京、河北与成都三地雾霾的细微差异，在特别肯定了雾霾的制作方式和独特口感后，极力赞扬其让人“欲罢不能”，最后将其地位上升到最为醇正的地步，整段看来是极力称赞，实则为竭力讽刺。例2的微小说，设定了行刑场景，叙述的是新的罪犯处决方式，通篇没有提到雾霾，却通过对“口罩”作用的强调，暗示雾霾的杀伤力。两篇微文学，字面上皆无消极意义，前者是公开的热情赞美，后者是不动声色的叙述行刑事件。但是，背后对雾霾天气的嘲讽却一目了然。之所以能从“口是”看出“心非”，例2中文本内的标记在于最后一句，例1中并无任何标记。例2，在整体内语境的比照下，前面表达的非诚意性凸显，也即基于整篇文本语境的判断，前面的表述必然是不可靠的，因而是一种反讽修辞表达方式。

不过，雾霾微文学的反讽修辞构成中，除了文本内语境的作用，文本外语境构成的语用上的反讽更为关键。上面的两篇中，第一篇以一种夸张了的热情去歌颂雾霾，第二篇用雾霾行刑的隐喻来形容雾霾的危害。反讽的构成密码，在相当大程度上正取决于微文学内容与现实雾霾语境的不相宜。正是由于人们身处雾霾现实中，所以对文学中雾霾的情绪感应不会出现任何偏差，反而更容易引起共鸣，被心领神会。不过，这种语用上的反讽，不同于文本内语境构成的反讽，属于解读上的反讽，有可能会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而消失或削弱。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环境的改善，雾霾天气彻底消失之后，当历史遗留下来的雾霾微文学成为孤立文本时，反讽解读有可能会被除去。因此，就第一篇雾霾微文学文本而言，目前其反讽意味并不会削减，但当文本外的雾霾天气状况普遍消失后，当雾霾不再为人所熟知时，其反讽解读也就很可能不存在。而第二篇雾霾微文学文本，当外部语境发生同样的改变时，则很可能变得不知所云。再如：

3. 风，是北京的抹布。西伯利亚，是北京的清洁工。让西伯利亚的西北风快些到来吧！

文本内并没有产生反讽，反讽完全基于文本外天气语境的因素而产生。可以说，雾霾天气构成了雾霾微文学的文本外共同语境，而此共同语境参与释义，构成了雾霾微文学的反讽大格局。雾霾微文学用反讽的形式明示或暗示对雾霾天气的批评，也正因为有雾霾天气的现实生活参照，雾霾微文学成为当今的一种稳定型反讽，能形成写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合一解释。

二、雾霾微文学的正仿与戏仿

如果说反讽是雾霾微文学的常见符号修辞方式，那么雾霾微文学在具体创作方式上也具有一些较普遍的符号运作特点。雾霾微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类同的微文学文本，如例1中的抒情式散文，存在各种不同的版本，差别仅仅在于最后一个雾霾地区不同，有沈阳的，也有济南的。这些版本很难说哪些是原版，哪些是仿制品，版权问题在微文学中几乎不成为问题。原因即在于雾霾微文学创作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仿拟，如对PM2.5的命名就有“公雾源”“京尘”“尘疾思汗”“尘惯吸”等。

仿拟的前提在于有一先文本（preceding text），然后可以从之出发进行写作，写作而成的后文本与这一先文本有特殊的明确关系。仿拟包括正仿和戏仿：正仿以原样套用为主，并不带有对先文本的调侃嘲弄性质，正仿中如果先文本本身缺乏权威性和辨识度，很容易和仿拟文本先后不分，正仿在某种程度上类同于抄袭；戏仿以戏谑消解式改编为主，带有明显的嘲弄调侃性质，仿拟文本和先文本反差较大，先文本一般具有高辨识度，仿拟文本借助于先文本的影响力能迅速被识别并产生幽默风趣的效果。雾霾微文学中，正仿和戏仿同时存在，它们或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数量巨大。正仿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类同借鉴，戏仿表现为对权威先文本的创造性戏谑式改编。二者在符号文本上存在着先文本依赖。例如：

4. (1)北京人说雾霾严重：站在天安门广场，看不见毛爷爷；上海人听见：哼！今早我

们打开钱包抽出一百元，也看不到毛爷爷啊；今天都别出门了！

(2) 北京人说雾霾严重：站在天安门广场，看不见毛爷爷。东北人说雾霾严重：我 TM 打开钱包抽出一百块钱，也看不见毛爷爷！

5. 沁园春·雾：北京风光，千里朦胧，万里尘飘，望三环内外，浓雾莽莽，鸟巢上下，阴霾滔滔！车舞长蛇，烟锁跑道，欲上六环把车飙，需晴日，将车身内外，尽心洗扫。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惜一罩掩面，白化妆了！唯露双眼，难判风骚。一代天骄，央视裤衩，只见后座不见腰。尘入肺，有不要命者，还做早操。

例 4 的两篇微文学中，必定有一个是先文本，只是无法分辨。两篇微文学表意方式上高度雷同。例 5 戏仿的先文本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先文本具有高度权威性，没有先文本，其仿拟文本本身的魅力会大打折扣，幽默讽刺力度也会降低很多。例 5 这样的戏仿在雾霾微文学中的比重很大，占据了大半壁江山。因此，戏仿式雾霾微文学的特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戏仿式的雾霾微文学，用赵宪章的话来讲，属于复合文本，“戏仿文本作为一个格式塔（文本结构整体），当下的、现实的文本存在（戏仿文本）就是它的‘前景’，即‘图’；历史的、被幻化为记忆的源文本就是它的‘远景’，即‘底’。在这一格式塔结构中，戏仿文本和记忆文本并不共存在同一层面，并非信息学意义上的可以即时置换和组合的并列文本，而是一种‘图一底’关系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图’（戏仿文本）源自‘底’（记忆文本），‘图’始终保持对于‘底’（记忆文本）的戏谑性张力”^[3]。“记忆文本”，也即“先文本”。雾霾微文学中的戏仿构成了其复合文本存在，其中先文本存在于记忆中，当戏仿文本出现时，先文本作为记忆自动涌现。作为“源文”的“先文本”充当了“底”，戏仿文本成为“图”。看“图”一定是在“底”上看“图”，离开了“底”，“图”就看不清。因此，戏仿文本存在着明确的先文本依赖，或者说是一种“间性文本”。但是戏仿文本与先文本之间的关系，属于“异化”关系。如先文本《沁园春·雪》是在描写祖国壮丽山河的基础上，对比古今，抒发天下第一、斗争必胜的豪情，格调高昂，气势雄浑。戏仿文本《沁园春·雾》则在改编中迅速拉低消解高昂的格调，气势低迷，字句改变方式如表 1 所示：

表 1：先文本与戏仿文本的差异

先文本	北国	冰封	雪飘	长城	惟余	大河	顿失	山舞	银蛇	原驰蜡象	与天公试比高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英雄竞折腰	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	成吉思汗	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看今朝
戏仿文本	北京	朦胧	尘飘	三环	浓雾	鸟巢	阴霾	车舞	长蛇	烟锁跑道	上六环把车飚	将车身内外	尽心洗扫	空气如此糟糕	美女戴口罩	一罩掩面	白化妆了	唯露双眼	难判	央视裤衩	见后座不见腰	尘入肺	有不要命者	做早操

戏仿文本中的替代符号与原符号相比：在能指上高度相似——音节数量相等、发音相近、词语结构相仿；在所指上高度相悖——自然意象特指化、气量狭小、志向萎缩、行为卑微、人物矮化、腔调嘲讽化。先文本中对山河的赞美和欣赏，变成了对京城雾霾笼罩的耻笑和厌恶；先文本中的壮志凌云、笑傲江湖，变成了胸无大志、卑微琐屑。雾霾微文学在戏仿中完成了对天气的抱怨，对庸俗日常生活不能正常进行的调侃，同时也消解了先文本的崇高。戏

仿文本对先文本的异化，是通过符号能指的形式相似联系在一起，异化表意固然展现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但同时这种不满也在符号的“诗学”自指性功能中娱乐化。

三、符号娱乐中的雾霾“微”消散

无论是通过反讽修辞来抨击雾霾现实，还是使用正仿和戏仿的方式来写，雾霾微文学都具有另外一项重要功能——符号娱乐功能。雅各布森在其著名的《语言学与诗学》中提出符号文本的六个因素——发送者、接收者、对象、文本、媒介、符码里面，只要文本让其中的某一个因素成为主导，就会产生相应的特殊解释，其中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是因为文学文本让文本本身成为主导，因此带有了较强的“诗性”。雾霾微文学虽然可以视为对雾霾天气的一种情绪表达，但其主导因素仍是文本自身，也即它具有诗性。这种诗性或表现在其对仗上、或表现在节奏和韵律上，或表现在其虚构故事性上，诗性使文本本身带有形式的趣味和魅力。

但雾霾微文学的“诗性”，是具有偏向性的诗性。传统文学，如《诗经》、《荷马史诗》、《红楼梦》、《荒原》等，其诗性与严肃性并不相悖，文学的形式并不妨碍传递深刻的思想和责任担当。但雾霾微文学的诗性，是较少具有严肃性的诗性，是一种具有“愉悦”功能而缺少“反思教益”功能的诗性。“娱乐的特点，是除了当下的快乐，表面上没有其他意义。它并不指向一个意义的缺场，它的目的只是愉悦的当场实现，过后即忘，不再作无限衍义。”^{[2]370}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雾霾微文学的“诗性”是服务于其“娱乐”功能的。雾霾微文学之所以能够产生且渐成规模，奠基于以电脑和手机（尤其是手机）为基础的互联网微文化，它属于网络文化中网络文学之一种，而网络文学的媒介修辞具有娱乐偏向^{[4]27-39}，雾霾微文学也带有鲜明的娱乐色彩。

正仿的雾霾微文学，虚构夸张了的巧合事件，有意浮夸地抒发感情，制造一种文学“表演”的快感。戏仿则在推倒权威先文本时，享受一种狂欢式的、消除等级秩序的乐趣。雾霾天气里，雾霾微文学通过讽刺和搞笑引起关注，虽然隐含着对改变现实的憧憬，但普遍的调笑态度又在自我消解言说话题的严肃性和沉重感。甚至，大多数雾霾微文学，用自称“段子”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娱乐色彩，挣脱“文学”所加诸其身的严肃性。于是，雾霾微文学几近下移为搞笑的段子。带有强烈符号娱乐功能的雾霾微文学，在促进雾霾天气的改善上很难说有什么作用，也很难谈得上由对雾霾的关注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索。它所能起到的作用，正如网络上经常声称的，是为本来在雾霾天气里郁闷烦躁的人，疏导情绪，让人“爆笑”，用来“搞笑”。之所以要用来制造“笑”，是因为面对这种天气，原本愉悦不起来。于普通人而言，无可奈何之中最为便捷的欢乐方式，自然当推借助语言而进行的符号娱乐和符号刺激。

而符号娱乐，碰上网络微时代，当人们有条件借助碎片化的时间（如吃饭、睡觉、如厕、上下班途中），通过碎片化的方式来言说时，选择雾霾微文学的方式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可以说，雾霾微文学是网络微时代的产物，其篇幅短小，主要传播形式为网站、网络社区及即时通讯软件（如QQ、微信等），传播借助的硬件固然有电脑，但更为流行普遍的方式是手机、ipad类移动媒介。网络微时代的短文不同于农耕时代的短文，前者的短产生于信息多而生产速度快的环境中，后者产生于信息少而速度慢的情形下，因此被接收时所能得到的待遇也不同。雾霾微文学集中产生于自媒体终端，所处的是一个信息海洋，且这个海洋波涛汹涌，变化速度极快，这就决定了其本身的短暂易变性。而这种短暂易变性与雾霾天气的出现又是一种正相关，当雾霾天气比较严重的时候，雾霾微文学写作、传播、关注的就较多，当其散去时，雾霾微文学就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所以，从这种情形上看，雾霾微文学具有较强的文学治疗意义，“网络媒介的狂欢化特质使人的思想和心灵获得了空前解放，以此为依托和基点的网络文学活动则充分激活了主体的审美创造力，并真实地表达和映现了主体的精神、情感状态，因此网络语境下的文学活动无疑就是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文学治疗的疗效。”

^{5]}以微文学的形式从事的雾霾文学创作、阅读、评论和欣赏，是网络发展到微时代符号娱乐与治疗的新途径。它是短暂易变的，又是反讽的、取乐的，是对雾霾天气诱发的精神雾霾进行“微”消散的手段。

参考文献:

- [1]王小英.超长与微短:互联网时代“文学”的两幅面孔[J].社会科学, 2015(10): 183-191.
[2]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赵宪章.超文性戏仿文体解读[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3): 101-109.
[4]王小英.网络文学符号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曾洪伟.文学治疗的新阶段与新景观: 试论网络语境下的文学治疗[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2): 79-83.

文章原名:《论雾霾微文学的符号构筑策略与功能》, 载于《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作者简介:王小英(1982—), 女, 河南辉县人,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网络符号文化与比较文学。

联系邮件: wangxiaoying19820@163.com, 电话: 15117182235。